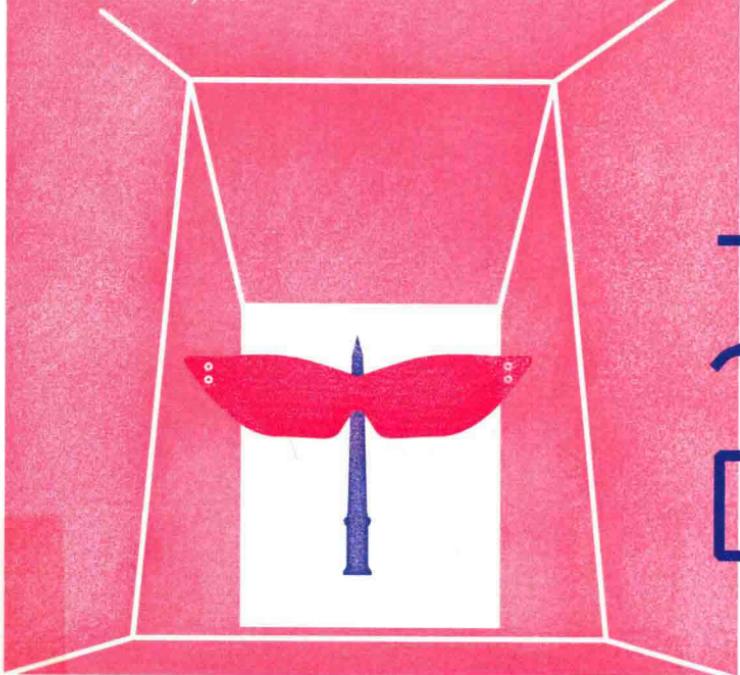


巴
黎

之
吻

Pariski poljubac

Jasmina Mihaelović



[塞尔维亚]

雅丝米娜·米哈伊洛维奇 著

刘
媛
译

日暮ノ恋

Pariski poljubac Jasmina Mihajlović

〔塞尔维亚〕雅丝米娜·米哈伊洛维奇 著
刘媛 译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PARISKI POLJUBAC by Jasmina Mihajlović

Copyright © 2007 Jasmina Mihajlović

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empi Irregolari, Italy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 - 2016 - 46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之吻/[塞尔维亚]雅丝米娜·米哈伊洛维奇著;刘媛译.
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8.8
ISBN 978 - 7 - 5339 - 5327 - 0
I. ①巴… II. ①雅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塞尔维亚—
现代 IV. ①I54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13423 号

策划统筹:曹元勇

责任编辑:王丽荣

文字编辑:王璐莎

封面设计:裴峰南

责任印制:吴春娟

巴黎之吻

[塞尔维亚]雅丝米娜·米哈伊洛维奇 著

刘 媛 译

出版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310006

网址:www.zjwycbs.cn

经销: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123 千字

印张:7.25

插页:4

版次: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339 - 5327 - 0

定价:4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第一部

001

第二部

105

第三部

169

第一部

多数时候，我算是乐天派。身边人说，我总是欢欣鼓舞。丈夫却一直对我说，我是个难以满足的人，如果我有半杯水，我只会抱怨玻璃杯未被斟满的部分。他还断定，我是个乌鸦嘴。

不，不是乌鸦嘴。我只是能预知未来。正所谓一叶知秋，我试图通过蛛丝马迹预言十年后，乃至一百年后的情境。当然，对于自己的未来，我却无法预知。可谁又可以呢？

旅行时，我对未来的预感尤为强烈。这很好理解。旅行让我从日常生活中挣脱。日常生活总是蒙蔽我们的双眼，倒不是因为它一成不变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它的变化过于迅猛。一旦飞机飞离跑道，随着高度不断升高，我能感受到一股愈加强大的能量，喉咙开始发干，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挣脱地球表面的时刻。起飞！

“现在，我们自在、温柔、轻盈……”那些瞬间，我

的头脑中闪现出茨尔年斯基的诗句。

稀薄的空气和令人昏眩的低温让我学会去“看”。见我所见，无拘无碍。我的头脑会不自觉地对现实世界进行逐层扫描，急不可待地破解其中的奥妙。然而，2006年11月，我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漆黑，当时我的身心状况极为糟糕。你或许会问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些教养良好的塞尔维亚人一样，置身黑暗也能不为所动。天知道为什么！

我去了巴黎。这是我第二十次去巴黎吧。我们夫妇二人每年至少去一次巴黎，把臂同游。我曾在那座城市生活过一阵子，之后彻底为之沦陷。法国巴黎一度被我视为第二故乡、精神家园。但很快，我便厌倦了它。类似地，贝尔格莱德之于我也是如此。或许是因为我长大了的缘故。天知道为什么！

当下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，因袭三千年的种种规范与准则被推翻，数字时代已经来临，世界再也不会被简单划分为耶稣诞生前和耶稣诞生后，而是迎来全新的纪元。新纪元！数字信号代替了模拟信号，移动电话取代了固话。这是飞速发展、节奏紧张的新世纪，弱肉强食，变革接二连三，人们也随之迷惘（置身其中的我们无一幸免）……过去和未来变得无足轻重，“现在”成为唯一被奉若神明的时刻。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被这股新锐浪潮席卷，无一被排除在外。没有一个地方能抵挡住这股浪潮。无一幸

免，亲爱的读者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。哪怕你自认生活在世界尽头某个贫瘠的边地小国，你也要知道，再也不存在世界尽头、边界地一说了。地球是圆的，卫星在我们头顶朝着四面八方发射无线电波。你唯一能做的不过是埋怨尼古拉·特斯拉先生，因为是他构想了这个无线信号无处不在的世界。

现在，回到机舱，置身其中的你会觉得目光所及无不在于手掌之中。无论黑夜，还是白天，感觉是类似的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我甚至觉得自己无须坐在窗边，就能感知身下那片天空有枕头般蓬松的云朵流过；看着玻璃杯中晃动的液体，就能感知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在身下掠过，山巅与玻璃杯中的水面发生着微妙的共振。

如今，各式各样的通信手段飞速发展，曾经奢侈的航空旅行甚至会让人蒙羞。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，甚至还有精神上的摧残。即便是坐飞机旅行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处处关卡！每一位乘客都被视作潜在的、以携带形状各异的炸弹为乐的恐怖分子。总之，嫌疑人无处不在！我丈夫曾说过，透过飞行条款最能洞见这个时代，这是一个必须自证清白的时代，否则就会被冠以罪名。机场为了排查可燃性液体，手段堪称无所不用其极。人们不仅要通过金属探测门，还要交出私人行李中的尖锐物品（比如指甲锉子），脱掉鞋子、腰带和外套，现在，甚至连水都被视作危

险物品。哪怕只是一小时的飞行，他们也要检查你两次。最少两次！安检耗费了大量的时间。比照下机场税和飞机票价格，你就清楚自己花费了多少安检费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以为这些束缚乘客的紧箍咒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直到我发现安检费用已经超乎我的想象^①。现在，当我穿过虚张声势的机场边检时，感觉自己就像准备进行外科手术的病人：赤脚穿着蓝色鞋套，手里攥着袋子，袋子里是几只容量为一百毫升的瓶子。老天爷，我拿袋子的样子真像插着导尿管的病人！总有一天，乘坐飞机的人们在登机前会被要求赤裸身体，进行一番反文明的体液检查了^②。

这些烦琐的限制和禁令究竟是在维护什么？莫非只是维护限制和禁令本身？！

飞行途中，他们就像侦察兵一样给我们送上无菌包装的三明治。本国的航空公司相对大方！昨天之前，在我乘坐的航班中，实力最雄厚的要数瑞士航空了。但在他们的航班上，三明治和水都要收费。事情就是如此，新时代提出了这样的规则：巧取豪夺，锱铢必较——为了更多的钱

① 我不知道容器容量的存在有什么意义，它是过时的东西，属于那个我们去买一百克花生还没有电子秤、条形码和电子收款机的时代。（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作者注。）

② 在机场，男女偶尔会被区别对待。男人们被要求脱鞋子的情况更少！他们的鞋跟包含的金属更少。不过，他们经常被要求解下皮带。

财，不择手段。

我差点忘说了，因为巴黎机场起雾，飞机在贝尔格莱德机场耽搁了两个小时。他们却像对待牲口似的，将我们驱赶至一处寒冷的玻璃隔间里（夏天则会闷热难当），告诉我们航班延误了，但不让任何人走出休息室一步。那场景和早晨六点的福利康复中心别无二致^①。（不一会儿，人们就和我聊起他们的愉快旅程。）

正午时分，飞机竟然在浓雾笼罩的巴黎机场降落了。我可真是蠢得可笑，居然相信了塞尔维亚人最常用的浓雾一类的拙劣借口，这不过是他们使出的障眼法，他们擅长编造乌七八糟的故事。

*

过去的许多年里，我们到巴黎总是住在诺曼底酒店的

① 如果你拿着塞尔维亚护照旅行，就准备在旅途中遭遇更多的困难吧。你的航班要么在深夜，要么在凌晨。最极端的情况是，你第一天出发的时间不得不拖延到晚上 11:55。托运行李、换登机牌的柜台设在航站楼最偏的角落，柜台前总是挤满了人。飞机会停在最远的“停机区域”。至于接驳的交通工具，选择颇多，却又管理混乱。酒店又老又破。导游很多时候一头雾水。本地的导游急于索要小费。如果你来自更富裕的国家，也会遭遇类似的事，只是没有这般明目张胆。即便如此，你也只是被安排在更干净的地方，给你相对人性的待遇。

407 房间。这间五边形的屋子可以看见卢浮宫的外墙，虽然饱经风尘与沧桑，它仍旧散发光亮。酒店有着便捷的地理位置，但在法国仅仅算得上四星级。在数码时代，这幢建筑显得俗气极了，房间是那种典型的过时的法国风格，只能“糊弄乡巴佬”。

这里住客很少，前台只有分发入住登记表的接待员。在新时代，你需要填写的并非护照号码，而是信用卡号。类似地，居住地址也被虚拟的移动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所取代。只有签名是需要在现场完成的。至少现在还没变。除非有一天，各处都开始安装用来验证身份的瞳孔扫描仪^①。

前台附近锃亮的玻璃柜里陈列着象征酒店档次的商品：绣着金色字母的浴袍（房间里没有），印着金字的雨伞（仅供观赏），一只装着面部和身体护理用品的浴篮（除非有钳子，否则别想拧开沐浴液和洗发水。我洗头发的时候只好用贝尔格莱德本地杂志附赠的洗发水小样，因为这是我仅有的能带上飞机的女性护理产品）。

① 我想起茨尔年斯基和他那部有着颇为吸引人标题的小说《一滴西班牙人的血》，尽管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不以为意。我之所以想起他，是因为我意识到新的鉴定个人身份的方式可能会在全球推行，比如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生物护照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凭借一滴塞尔维亚的血证明身份，再也不会心生怨怼了。

走进房间，我就发现了一处微妙的变化。阿拉伯女佣把两张床稍稍地分开了些，于是典型的法国风格的大床，这色情的王座，被装点成两张东方情调的单人床。老天爷，生活在法国的人可真有一套！在此之前，我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变化。这两种风格，看似要么如此，要么如彼。我从没想到，它们可以互相转化，和谐共存。

我将两张碍眼的单人床重新并到了一起，开始了我的巴黎式田园生活。

首先，我透过那扇熟悉的窗户，打量起周围的建筑。这里堪称全世界都市的中心，却不再是宜居的中心。在这儿，人们只能工作。这里的人们一向都疲于工作。我望着街对面的屋子，里面有两位不知原籍何处的棕色皮肤的混血儿正在缝皮夹克，还有一个人正在熨衣服。经理——那位法国男子，就在隔壁的房间，坐在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前，不时地打量在里屋忙活的工人。啊……在君士坦丁堡，我曾透过佩拉宫殿酒店的窗户，看到土耳其男子们没日没夜、不知疲倦地烤蛋糕。此刻，男人们则埋头缝纫。不过，在土耳其揉面团的是土耳其本地人，但在法国，只能是法国人之外的其他人承担缝纫工作，这是唯一的区别。此外，不乏相似之处，在这两座城市，男人们所从事的都是曾由妇女负责的工作。现实赫然在目：三千年来，种种试图跨越性别差异的努力逐渐取得了成效。

我马不停蹄地回到街上。在大城市旅行可是一笔大开支。如果你想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丰收，一定要抓紧时间。经历意味着精神上的收获，至于物质上的收获，则源于购物和美食。尽管对女人来说，多数时候，通过购物获得的物质上的收获和精神上的收获并无二致。至于男人，则更热衷于美食。

卢浮宫卡鲁塞尔商廊就在酒店附近，那是一条时尚商铺遍布的购物街，还埋葬着耶稣的妻子抹大拉的马利亚（至少丹·布朗这么认为），卢浮宫的地下入口也在那儿。要从其他入口进入卢浮宫，必须穿过著名的玻璃金字塔，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地下。要想进入卢浮宫，绕不开地下通道。

一想到要游览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，我便惊惶不已。入门的过程类似登机。为什么我必须通过重重关卡？检查处、安检门、衣帽间、租借语音导览器、阅读自动售票机的操作指南（尽管多数时候派不上用场），每个步骤都在消耗我的精力，参观变成了十足的折磨。我看着那一列列被强行排成行的画作和雕塑，感觉头晕目眩，不知所以。导游只会添乱。他要么一边拽着你从一个展品匆匆辗转到另一个展品前，一边以光速发表游客们最爱的即兴演讲，要么在画中人的注视下尴尬地念叨学院式的陈腐解说词。这时，我通常会选择透过博物馆的窗户（运气好的时

候有那么一扇），眺望内庭或者街道（运气太好了），又或者呆望着其他游客^①。此外，我对历史掌故并无兴趣，我不想听那些陈年往事。历史已变成任人涂脂抹粉的小姑娘。*Carpe diem*^②，抓住今日，活在当下。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只有今天的我才是真正 的我。

这次，我下定决心不去任何艺术仓库、博物馆、画廊，我不再沉迷于种种展示现代乃至未来生活的流动盛宴，不再沉迷于街头艺人、林荫大道、商店橱窗、超市、大卖场、精品店、小酒馆、餐厅、建筑外墙、人们的举止。我只想买、买、买……

我早已精通在巴黎乃至全法购物的技巧。我应该是在格勒诺布尔唯一一个能够在购物一事上获得“博士学位”的塞尔维亚人！在尼斯、戛纳、里昂、阿维尼翁、艾克斯莱班、翁弗勒尔、上萨瓦、诺曼底，甚至在法兰西的乡间，*à la campagne*^③，我都能应对自如……我和我丈夫两

① 我不清楚其他人是否有类似的感受，按照现代标准建造的飞机场和大型博物馆颇为相似。它们都被隔绝在现实时空之外。你走进去，就像走进时空被取消的密室。窗户经过了处理，你不会被外部的景观吸引。空气也经过人工处理。因为藏品，空气的湿度也被控制。它就像一个迷宫，你不禁昏昏欲睡……

② 拉丁语，源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《颂诗集》，意为：活在当下，不念明朝。——译者注

③ 法语，意为：在乡间。——译者注

个人，只有我们俩，曾经在法兰西乡间的小城堡生活过。我们见识过奔驰着各色品牌轿车的法国高速公路网，无论其长度还是宽度都令人咋舌。我们坐过有着玻璃顶的双层火车、慢车和要求乘客像坐飞机一样固定在位置上的 TGV 高铁。十多年前，我们还在巴黎三区的玛黑区的公寓里长居，那里的街区还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。

但当数字时代降临，一切都变了……

新时代不是凭空降临的。所有的时代都是渐进式发展、渐衰式消隐的。新时代降临时，影响的不是数百人，而是千万人。新时代影响了整个世界，也影响了每一个人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新时代还没有开始。但对于绝大多数人，它已经发生，已然降临。对于我，新世纪在 2006 年，才姗姗来迟。确切说来，它降临在 2006 年 11 月。当时，我在巴黎。

*

从前，时光悠然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事物的保鲜期迅速地缩短。一切只为了今天存在，昨天成了一段悠远的岁月，以越来越惊人的速度远离。当下的密度惊人，让人想起那些真空袋，空气抽光后，数量庞大的事物都被压缩在极微小的空间里。

不过，当我走进卢浮宫卡鲁塞尔商廊，走进位于地下三层的我最爱的名为“自然”的商店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。店里的光线十分神秘，出售的东西与当下潮流格格不入。别误会，它可不是什么不入流的小店，确切地说，是遍布法国的连锁商店。如今，自然已经成为一件奢侈的、难以企及的“商品”。没错！这家“自然”商店出售精致的家用气象仪、会发出潺潺流水声或鸟叫声的变色水晶球、经微波炉加热就会释放出精油芬芳的香囊、放在精致铁罐里的进口茶叶、禅乐、望远镜、铁铲、狩猎时用的帽子、安神用的喷泉装置、空气加湿器、绘着星座的大气球、火焰般的水晶台灯……这些商品就像一个小宇宙，或具备教育意义，或有助于冥想，或有镇静效果。每年，我都会买下一两件。一次又一次，我把“自然”从巴黎带回我们位于多乔尔的家。我爱极了这些东西。它们如此神秘，让我从当下抽离。他们是我最宝贵的收藏，是我必不可少的安慰剂，是我的救赎。

我来回穿梭着，东西的式样甚至连空气中的香味都让我倍感熟悉。我嗅到苦涩的药草和远东药水的异香，听见水流的咕噜声和顾客拨动管钟的声音，看见那些陈列在现代风格的塔楼形包装里的闪光秘石。我感到某种本体性认知的晕眩。如此真实！眼前的一切，我曾见过，我曾拥有，在现实中，又或者在梦里。这一切，我曾经历过。我